



也 亲 切
也 孤 单

孙昕晨
著

也亲切 也孤单

As Amiable As Lonely

孙毓晨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也亲切 也孤单 / 孙昕晨著.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ISBN 978-7-208-14227-5

I. ①也…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304158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设计 储平

也亲切 也孤单

孙昕晨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插页 6 字数 188,000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227-5/I · 1598

定价 48.00元

目 录

茫茫

因为他的寂寞和澹定·····	3
我有一亩田·····	11
——写给母校特庸中学	
感受大地的心跳·····	21
你听见寂静了吗? ·····	25
一声叹息·····	33
——怀念王敦洲兄	
九十岁了，为什么还那么有意思啊? ·····	40
今宵多珍重·····	47
阿里郎·····	50
四季茫茫·····	55

心游记

人在走·····	63
一个人在途上·····	66
旅行者的秘密心脏·····	68
那一扇窗口·····	70
告别的时刻·····	73

亲切中

我知道其中的亲切·····	79
方言里的世界·····	85
过年回家·····	92
“草”书于前·····	95
——为张慧旭书法作品而写	
故乡人物·····	101
· 记孙荣山	
· 记张师傅	
寻找乡村的根系·····	107
与友人书·····	111
——孙昕晨、宗崇茂书信三通	

凝望

那些花儿，你们要商量着慢慢开啊·····	121
----------------------	-----

我凝望过，我祝福过·····	131
“什么都不是惟一”·····	141
在蒙霜的早晨醒来·····	149
请用诗歌赐给我片刻的宁静·····	161
他是益虫他写诗·····	175
很暖和的记忆·····	182
冷是精神·····	188
为诗歌点灯·····	195
过“有远方”的生活·····	200
且让我心安于这样的夜晚·····	210

遇见

突然·····	217
床上工夫·····	220
有准备地生活·····	226
我在往衢州的路上·····	230
在瑞金遇见“八十年代”·····	238

活着的证据

苍茫时分·····	251
人间闪电·····	268
活着，另一个我还活着·····	275

心愿之乡·····	280
苹果花说走就走了·····	290
人心的沙漠·····	294
夜深了·····	301
后记 惟愿可以遇见·····	306

茫 茫

像许多任性的孩子一样，我愿意
经历许多个这样充满着幻觉的夜晚。
我把头埋在自己的掌心里。我用心抱
紧这样的旋律。我在为另一个我送行。

因为他的寂寞和澹定

偏爱孙犁。因为他的文字，因为他晚年的寂寞和澹定。

买过先生许多著作。有时也不怕重复，实在因为对他的喜欢。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啊。

只要装帧简净朴素，我都愿意一册藏之。不同的版本，仿佛是穿了不同衣服的老人，我总是喜欢的。

案头，枕边，随手拿起来翻翻，心里有一种静的力量。

有时入睡前，也喜欢默念一段，躺下去，黑暗中想一想“无穷的远方……”，仿佛过得很值得，又好像虚度了多少好日子。

书是先生的眼睛，我看着他，又怕他知道我的荒芜。

二

先生的著述中，《铁木前传》是我最要看的。那个年代曾经有过这样的文字？一个真正的异数。

北方，冬天，风霜打过的土地，农民像枯树枝一样活着。

但一路读下去你会发现，这些被粗粝生活磨洗的人们，皮实得很，而且都有一股亮堂堂的心劲儿。凭着对生活朴素的信仰，他们把单调的日子过得那么踏实，就像先生写的那样，贫瘠的春天，遮天盖地的风沙，滚滚地跳过墙头篱笆，灌到菜园里，这里的人们就伏在地上，用嘴一口一口地吹，让刚出土的蒜苗、韭菜芽露出脸来。“被风沙压得发弯发白的嫩芽儿”，照亮了单调的日子——

那个叫黎老东的木匠与铁匠傅老刚有着各自的命运，几十年的交情，就是叮叮当当的斧凿之声，你一声我一声陪伴着苦涩、寂寞的乡村，黄昏里远远地听，有一份缠绵。他们领着各自的儿女讨生活，就像抱紧壶中温热的酒。

寒夜中的“九儿”——老铁匠的女儿，给父亲铺了炕，带上屋门，又在院子里站定了一会儿，听到躺下的父亲没有像往常那样咳嗽，就把一颗心放平了跑到女伴那里去玩了。她的温顺无愧于寒冷的夜空，也无愧于当头的明月。

那个懵懂的乡村少年“六儿”——木匠的儿子，本该是给

老铁匠做女婿的六儿，却被一个有夫之妇迷住了——她就是被村上人称为“人尖儿”，也被骂作“小母狗”的“满儿”。

什么才是女人的法宝？这是六儿的发问。“满儿把头仰起来，六儿望着她在月光下明丽媚人的脸，很快找到了答案。”

可生活有过答案吗？先生没有回答，只是他的笔墨却含着春温。那苦命的、被视作“狐狸精”的“满儿”在我的视野里有这样一幅肖像：

小满儿头上顶着一个大筐箩，一只手伸上去扶住边缘，旁若无人地向这里走来。她的新做的时兴的花袄，被风吹折起前襟，露出鲜红的里儿；她的肥大的像两口大钟似的棉裤角，有节奏地相互磨擦着。她的绣花鞋，平整地在地下迈动，像留不下脚印似的那样轻松。

那个冬夜，是阅读者凝神屏息的一刻：六儿和满儿摸着夜色结伴去掏鸟窝。

凛冽的北方天空下，两个人的寂静和寒冷。

小满儿掏出红绒绳儿，把两只外国种的鸽子翅膀别起来，欢乐地抚弄着它们。一会儿叫它们亲嘴，一会儿又叫它们配对儿。……

最后，是他们自己被一阵冲动融化，埋在了绵软温暖的麦秸垛里。

当黎明以前，天空弥漫着浓雾，树枝、草尖和柴垛的檐顶上结满霜的时候，六儿和小满儿才决定回家。他们站起身来，各自掸扫着头发和衣服上的草木儿，……

贫瘠的，野生的，新土气息的，青草汁味道的，冬夜星光一样寒爽的乡村啊。

每次读先生的这个中篇，我心里总有暗香浮动，当然更多的还是温暖。

是一种什么样感觉呢？借铁凝的一段话吧：

这部诗样的小说，它所抵达的人性深度是那么刻骨；它的既节制、又酣畅的叙述所成就的气质温婉而又凛然；它那清新而又讲究的语言，以其所呈现的素朴大美使人不愿错过每一个字。

三

1999年冬日的一个傍晚，下班路过一家书店。一番梭巡之后，并没有眼热的书打动我。就在准备返身离去的时候，山东画报出版社一套“耕堂劫后十种”留在了我的脚步——《晚华

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曲终集》……像是老人膝下的一行好儿女。

很多人知道，“耕堂”是孙犁的书斋名。这一套书，收录的正是先生晚年的随想、杂谈、序跋、函稿。零散的文字，像是未经雕琢的田野，淡而质朴，散而厚重。

封面是带着浅浅皱褶的墨绿色，先生的鑲银头像仿佛春天原野上远远的一座雕塑。

书页微微泛黄，怀旧的气息飘然。内页插有照片、书影、手迹、木刻若干，每册书后还有校读者刘宗武二三百字的校读后记，似为一景。

尤其让我目迷的是，这是一套玲珑别致的口袋书，出门怀揣一卷，及至余暇，掌中一展，默诵秋水文章，精神总能飘一飘啊。

是日夜深，我灯下赏读，在《陋巷集》一册的扉页写了一点文字：

细细想来，先生已入晚境。今在书店站着默读这些文字，平实、亲切，仿佛乡音呢喃，又似异乡街头遇上故交，他拉我到僻静之处，一番诉说，字字句句，我听得真切。

四

2002年7月11日，孙犁先生在天津逝世。7月12日，我

看到了这个消息，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天气，记得黄昏里纷纷的市井和人群。

那些天，我本以为会有人和我谈起先生，但终于没有。我也曾想与人说到一个老人的离去，但我怕我的“遇见”，会辜负了自己的期待，于是决绝没有开口。

先生之消逝，比起诸多明星的陨落显得悄然，而这种寂寂无声，也许正是我心中默默以为的“先生之死”——随风而去，秋叶之静美啊。

出于景仰和怀念，这四年我常常读一点先生的晚年之作，以期凝望先生暮色中的某种心境。在这些文字中，霜零木脱的清峻，固然让我肃然，但读得最多、回味最多的还是他温婉隽永、心有戚戚的那些短文，譬如《丝瓜》——《晚秋植物记》中的一篇，不足150字，六年中我竟读过七八次，而且每次都做了阅读记号，以留一点心痕。

我好秋声，每年买蝈蝈一只，挂于纱窗之上，以其鸣叫，能引乡思。每日清晨，赴后院陆家采丝瓜花数枚，以为饲料。今年心绪不宁，未购养，一日步至后院，见陆家丝瓜花，甚为繁茂，地下萎花亦甚多。主人问何以今年未见来采，我心有所凄凄。陆，女同志，与余同从冀中区进城，亦同时住进此院，今皆衰老，而有旧日感情。

我曾有意写下小文，记录彼时的感受，以期说出这篇短文为何让我流连，但最后还是以对自己言说的“不满”告终。美妙之物，难道真的是说不出的？

这使我想起一位好友说过的一则俄国作家轶事：某日，契诃夫约蒲宁到海边散步，契诃夫突然问蒲宁：你为什么爱海？蒲宁想了想说：因为海是寂寞的。契诃夫沉默了一会儿望着大海说：其实，大海是无法写的，我们谁也写不出海。有一次有个老师布置了一篇写海的作文，所有的学生都写了很多，但有一个学生交上来的作文却只有两个字：“海大”。契诃夫感慨地说：“海大”！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更好的写海的文章了。

这则轶事让我平静了许多。也许，对先生这篇短文的喜欢，我只能用“海大”，或者用掩卷脉脉表达敬意了。

我好秋声，每年买蛐蛐一只，挂于纱窗之上，以其鸣叫，能引乡思。……

这样的文字，我是喜欢在静夜里读出声来的。所谓“书读百遍，其意自见”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岁月漫漶，徒存惆怅，世事维艰，情何以堪。在阅读的节奏里，我与先生似有会心的一刻。

当然，这样的体验并非我的专利，据说，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有一位教莎士比亚戏剧的美国女教师克拉克夫人，就

是一个通过“诵读”获得“文字滋味”的高人。上课了，她把该解释的都解释，然后自己念一段，让学生也跟着念，念完了，她问：“你们觉得写得好不好？”学生说：“还看不出。”她就说：“再念一遍，再念一遍。”她又和大家一起念。念完了，她再问：“懂了吗？”可学生的反应不那么活跃。她又说：“再念一遍，再念一遍。”于是又念。就这么念着念着，大家真的品出了滋味。

寂寞和澹定是什么滋味？先生在暗夜里递给我生命的黄金。无论默念还是诵读，无论是灯下枯坐，还是披衣推窗，我都会悄悄藏起那点点滴滴。

2006年6月9日